

吕政轩◎著

# 赶牲灵

吕政轩题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赶牲灵 / 吕政轩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513-0349-1

I. ①赶…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4641号

-----

赶牲灵

作 者 吕政轩

责任编辑 姚鸿文 陈润国

整体设计 黄 娟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

E-mail:tbsyb1@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20mm×1040mm 1/16

字 数 495千字

印 张 32.25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349-1

定 价 50.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26000

# 从“赶牲灵”到《赶牲灵》(代序)

吕政轩

(榆林学院中文系 71900 13891272129)

1、爬上府谷县城西北角的五虎山的山顶,终于见到了被人们称之为陕北民歌活化石的柴根老人。今年 88 岁的柴根老人,身体依然硬朗,精神依然清爽。几句简单的寒暄过后,我单刀直入地说明了来意:想听他老人家唱几首陕北民歌。老人倒也爽快,欣然答应,一连给我唱了好几首民歌。歇息期间,我不失时机地向老人了解他年轻时有关赶牲灵的一些情况。说起赶牲灵,老人一时来了精神,说他从十几岁就开始赶牲灵,一直赶到解放后供销社时期。柴根老人说,他赶牲灵经常走四个四百八(大约是四百八十华里):第一个“四百八”是从府谷经神木到榆林,第二个“四百八”是从府谷经东胜到包头,第三个“四百八”是从府谷经河曲到呼和浩特,第四个“四百八”是从府谷经保德到太原。一个来回或半月或二十天不等,一路上风吹日晒,山高沟深,劳累艰辛,可谓是一言难尽。我问老人,那你为啥不安安稳稳待在家里,何必要劳神费心去赶牲灵呢?老人的回答只有四个个字:活命,自由。他说,出外赶牲灵比家里种地挣的多;再说了,赶牲灵的路上,你想走就走想歇就歇,想吼就吼想唱就唱。待在家里种地,整天围着屁股大的一点地方转,一点也不自由。

说到赶牲灵,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脚户们在路上有没有个相好的?对于这个问题,柴根老人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有。要是没有,一路上孤单寂寞,你怎么能熬得过?

又问:你路上有相好的,那你老婆就不管你?

回答:毛主席都管不了我,她能管得了我?

柴根老人的回答看似有点直白朴实,其实他的话中隐约道出了陕北人赶牲灵的根本原由:一是生活所迫,二是对自由的渴望,三是割舍不下“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手”的那份依依惜别的爱。其实,这也正是陕北民歌的本质所在。

仔细审听柴根老人演唱的《赶牲灵》,你会明显地感受到,歌中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只有那些饱经沧桑的人才独有的那份荒凉、古朴、沙哑和绝望。

毛驴驴不乖那圪棒棒捶  
挨打受气那因为了谁  
毛驴驴叫唤有啥错  
红火个两天我步上走呀  
石狮子长腿不上树  
想老命想得那实在不行  
骑上骡骡八匝坡坡瞭  
心也跟上你走了  
骑骡骡骑在马身上  
种病种在你身上  
想老命想得上不了炕  
炕塄上画下那人模样  
想老命想得得了病  
抽签打卦问神神  
心里头想老命井里头看  
眼里头泪蛋蛋抛也抛不完

2、再封闭的农业经济也离不开货物的运输和商品的交流。旧时,陕北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的农业经济,然而,陕北人仍然需要有人把本地的土特产卖出去,再从外地把自己需要的日用品买回来。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赶牲灵的便运用而生。在陕北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千百年来,运货驮人以及货物流通,终年由这些赶牲灵的来承担。他们或吆上毛驴或赶上骡子或拉上骆驼,风餐露宿、风雨无阻,出神府进蒙地,下延安入关中,走三边去宁夏,过黄河到山西,把陕北的红枣、绿豆、羊皮等土特产运到外地,再把外地的洋布、食盐、烟叶等换回陕北。

赶牲灵的每天的行程(也称每站)大约是七十华里左右,有时为了赶路程或者是急着要见到心中的那个妹妹,也有每天走八十里九十里甚至是一百里的,这叫“放大站”。民歌中对此多有反映,比如:“马铃子响来鞭子抽,记起我情人放大站。三站改成走两站,赶死赶活为了谁?”赶牲灵的汉子们离家外出少则七天八天,多则一月两月,山高路远,地僻人稀,存留在他们心中唯有的一点温存也许就是每天晚上能够给他们提供吃住甚至是爱的途中那一家骡马店了。是呀,有赶牲灵的就有开店的,赶牲灵的把开店的看成是土地爷,开店的则把赶牲灵的当作是财神爷。一来二往,人熟了,情生了,凄美而浪漫的民歌与爱情故事便随之流传开来了:“你赶上骡子我开上店,来来往往常见面。大路畔上铃子响,刘成和哥哥过来了。”“四上里长涧羊羔山,好婆姨出在张家畔。张家畔起身刘家峁站,峁底里下去我把朋友看。”

对于许多赶牲灵的人来说,浪漫与温馨只不过是如流星般的好梦易逝,而劳苦与艰险却似噩梦般如影相随。一路上,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危险,一是黑风,二是土匪。黑风会让他们迷失方向、忍饥挨饿甚至是葬身沙海;遇上土匪,轻者遭越货,重者遭杀头。前者是天灾,后者是人祸,这天灾人祸时时处处都在威胁着赶牲灵者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他们才会脚踩大地面对苍天发出这样的诘问:“三月的太阳红又红,为什么我们赶脚的人儿这样苦命?”

许多人对赶牲灵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的其二,就是有关赶牲灵的一些基本常识。赶牲灵、赶牲灵,牲灵者,可以是毛驴也可以是骡子亦可以是骆驼。吆毛驴赶骡子多走山路且晓行夜宿,而拉骆驼则多走沙地,且夜行晓宿。

还有民歌《赶牲灵》里常唱的那句歌:“走头头那骡子三盏盏灯”这里边提到了两个概念,一是“走头头骡子”。赶牲灵很少是一人一骡去赶,一般都是几人几骡或十几人十几骡组成一支赶牲灵的队伍。在赶牲灵的队伍中,走在最前头的那头骡子就是走头头骡子。走头头骡子不但要强壮而且要机

灵,赶走头头骡子的人大都是那些长年经营此道,且经验丰富的脚夫。故而,赶头骡的人的工钱也比其他人的多一倍。二是“三盏盏灯”。只有走头头骡子才能戴三盏盏灯,三盏盏灯就是在骡子笼套顶部两耳之间用铜丝竖扎几根红缨缨,下端裹着三面铜镜,阳光一照闪闪发光,如三盏灯。三盏盏灯一是起装饰作用,二是起信号作用——当两支赶牲灵的队伍相遇时,只要灯光一闪,双方便都意识到,对面来了赶牲灵的,以便及时避让,以免狭路相逢。

赶牲灵也免不了要缴税,这就又涉及到了一个特殊的概念——骡柜。据《绥德县志》记载:1925年前后,绥德县衙和当地的反动军队、土豪劣绅串通一气,组织了“骡柜”,敲诈勒索脚户,大路上遇见脚户,骡柜的人不但要向他们征税,而且还强迫他们给军政人员无代价地去支差,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如不去就得挨打挨骂。

赶牲灵的这一行当,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演变成了拉架子车和拉牛车。那时的脚户也由为私人运货转为给县城的供销合作社运货。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陕北大地人民公社化后,黄土高原上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便渐渐地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3、在陕北,有关赶牲灵的民歌无以数计,可以说哪里有“赶牲灵”的哪里就有民歌《赶牲灵》。

我叫你家里务庄农  
你一心想起个赶牲灵  
哥哥赶牲灵一十八年  
自幼没走过瓦窑堡店(志丹民歌)  
我吆上骡子你开上店  
来来回回常见面  
三疙瘩石头两疙瘩砖  
多会儿回到本乡田(延长民歌)  
人人价都说赶牲灵好  
我把那牲灵赶够了  
砂锅熬起半锅锅肉  
想起家里难糊口(横山民歌)  
生来一十九赶牲口

迭马头远走山西一个州  
路过要走绥德州  
周家硷的果馅入口一个酥(甘泉民歌)  
人家男人搞买卖  
我家男人赶牲灵  
赶上毛驴刚三岁呀  
一心要走个定边城(清涧民歌)

由《赶牲灵》衍生出来的民歌还有《脚户调》、《脚夫调》、《赶牲口》、《赶骡子》、《拉骆驼》、《驮盐调》、《刮野鬼》等。当然,在众多的民歌《赶牲灵》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以下这一首:

走头头那个骡子哟三盏盏那个灯  
带上的那上铃子哟哇哇的那个声  
白脖子的那个哈巴哟朝南那个咬  
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哟过呀来了  
你若是我的哥哥招一招手  
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路

毫无疑问,这首《赶牲灵》作者是张天恩。出生于吴堡张家塬村的张天恩,从小因家境贫困便随父亲一起赶牲灵,走三边、上草地、过黄河、下南路,从事运输货物和贩卖牲口的行当。虽目不识丁,但见多识广,朋友众多。张天恩在漫长而孤独的赶牲灵的路上,走一路唱一路。赶牲灵的人都愿意与他结伴,他们知道,哪里有张天恩,哪里就红火热闹,张天恩的名声也随之一天天地大了起来。赶牲灵所到之处,一听到他的歌声,人们就知道张天恩来了,每到一处便有好多人围观,不唱几首陕北民歌就走不了。

《赶牲灵》这首民歌是张天恩 1945 年春天遍出来的。那天,大门墩上蹲着一只白脖子哈巴狗,这只哈巴狗是张天恩从山西柳林给王震买回来的。当时,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文工团的演员就住在绥德义合镇的一家骡马店里。有一个演员叫杜锦玉,是米脂中学的学生,曾演过《兄妹开荒》和《白毛女》,在边区名气很大。文工团里还有一个音乐家叫王元方,他和杜锦玉一直在默默地相爱着。那天早晨,张天恩吆着他的骡子就要离开义合到绥德开会,王元方也跟他们一起回绥德。骡队的人马起身了,头戴三颗镶镜绣球的走头骡子走开了,蹲在大门墩上的白脖子哈巴狗朝南咬开了,哇哇的串铃

响开了。王元方和杜锦玉是频频挥手,恋恋不舍。目睹此情此景,张天恩突然来了灵感,随口吟出这首民歌——《赶牲灵》。

《赶牲灵》一经传唱,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陕北民歌中的经典之作。张天恩一生创作了近百首陕北民歌,文化部命名其为“民间艺术天才”,2007年,吴堡县将张天恩和他的民歌《赶牲灵》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陕北民歌的文学化和影视化,是陕北民歌走向产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笔者早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将民歌《赶牲灵》创作为小说或改编为电视剧。要创作小说或电视剧,那就必须了解和熟悉赶牲灵的人物命运。据资料显示和实地调查,赶牲灵的人大都生活艰苦,命运坎坷,他们吆了一辈子牲口,最后还是穷困潦倒,终其一生。

比如柴根,四十多年的脚夫生涯、骡马牲灵,荒漠古道、店家女人,虽然一生经历了太多,但留给这位八十多岁老人身后的仍然是他一生不能改变的农民的身分。

还有张天恩,虽被人们誉为“民间艺术天才”,“民歌大师”,也曾被请到西北艺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当过老师。可惜他掙不下生他养他的黄土地,掙不下他情有独钟、赖以生存的牲灵,他当了三年民歌老师后又回到了老家,继续他的老本行。结果还是因为赶牲灵,他背上“投机倒把”的罪名被判了三年徒刑,出狱后还是因为赶牲灵走上了自己的不归路。1970年农历9月初9,张天恩在贫困交加的赶牲灵的途中,病逝于山西柳林县的灰塌子村。

因编唱《脚夫调》而出名的李治文,从十来岁的时候就跟上他的爷爷走三边、卖菜籽,并将自己在赶牲灵的路上与郝滩村赵家骡马店的店家女子的爱情悲剧用血和泪向人们倾诉了出来:“四十里长涧羊羔山,好婆姨出在张家畔……不唱山曲我不好盛,唱起了山曲我想亲人。你走东来我走西,无定河让咱们两分离。”李治文一生最辉煌的一件事就是1954年曾到北京的怀仁堂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唱过《赶牲灵》,之后,同样是因为恋土恋家恋人,他先后离开了中央歌舞团陕北民歌合唱团、延安歌舞团,回到了他的老家绥德,当上了本本分分的农民。

还有府谷的陕北民歌歌王王向荣,吴堡张天恩的同伙张生枝……还有太多太多的曾经跋涉陕北高山深沟、荒漠古道的赶牲灵的汉子们,他们一生的命运又是如何呢?艰难的生存环境,保守的农民意识,恋土恋家恋歌的生

命情结,使他们很少有人能够走出这块黄土地,黄土地上的丘陵、大漠、草滩  
.....

艺术可以高于生活,但却必须尊重生活。追寻赶牲灵者的生活轨迹,深谙赶牲灵者的人生命运,表现赶牲灵者的思想情感,是每一个试图将《赶牲灵》文学化和影视化的艺术创作者必须把握好的一条艺术命脉。



## 楔 子

陕北的天气很少有遂人意的时候：春天刮风夏天旱，秋天雨涝冬天寒。春天，一股黑风刮得没日没夜，犹如一条灰蛇一样从南盘到北又从东旋到西，这一“盘旋”就是三四个月。蜷缩在窑洞里的庄户人就像逃窜到鼠洞里的老鼠一样，不时地探出头来窥探着这条灰蛇的动静。好不容易熬到了夏天，风退了，天明了，菩萨亮光光地爬上了东山顶上。可谁能料到这菩萨偏又是个懒菩萨，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东张西望，这晃来晃去，直晃得庄户人一天比一天燥热一日比一日心焦。眼睁睁地看着地里的庄稼晒干了晒坏了，就是盼不来一场保墒雨。盼呀盼，等呀等，雨终于来了，可是时令已到了秋天，庄稼成熟正是需要阳光照射的时候，菩萨却躲在云层里迟迟不肯露面，淅淅沥沥的秋雨直把陕北大地和陕北老百姓浇了个透心凉。随之而来的又是干冷干冷的冬天，裹着老羊皮袄的陕北老人一字排开蹲在阳洼圪崂里，嘴里噙旱烟锅，说着当年的多风少雨，盼着来年的风调雨顺。如此，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天荒地老，世代相传，陕北的历史就像一条喘着粗气的老牛一样，缓慢地进入了二十世纪的初期。

世道在变，然而，几百年来陕北人的生活习惯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农忙的时候忙得不亦乐乎，成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从春忙到夏再忙到秋，眼里只有他的那几亩土地一头牛。到了农闲的时候，却又从早到晚无所事事，不是晒太阳就是串门子，不是喝烧酒就是唱酸曲，不是耍赌博就是刮

野鬼。在陕北，说起刮野鬼，这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凡是那些不安心在家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过日子的，都可以称之为刮野鬼的。这些人群中，有走西口的，有做买卖的，也有吆毛驴赶骡子拉骆驼的。而那些吆毛驴赶骡子拉骆驼的，陕北人都通称他们为赶牲灵的，有时也叫他们为脚夫或脚户。

当然，不是什么人都愿去赶牲灵或敢去赶牲灵，赶牲灵的人必须胆大、心细、有吃苦精神和冒险精神。除此之外，赶牲灵的大都练就一副好嗓子，一路上唱天唱地唱山唱水，自然唱得最多的还是“天上的星星配对对，地下的哥哥爱妹妹。”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由，说起那些赶牲灵的，总是在他们的传奇故事中少不了风流韵事，在风流韵事中少不了传奇故事……



1、我们的故事，还是从两个赶牲灵的说起吧。

秋天的一个傍晚，秋雨绵绵不绝，山路泥泞不堪。赵大头和张有祥正吆着骡子在艰难地向前赶路，这时，迎面突然慌慌张张地跑来了一个女人，还没有等两个人弄清是怎么回事，女人就身子一软跪倒在赵大头的面前，急促而绝望地央求道：二位大哥，救救我吧。

张有祥是个老实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摊着两只手焦急地说：这位大妹子，起来慢慢说，到底是咋的了？

站在一边的赵大头一把拉过张有祥说：说你是头骗驴，你真是头骗驴。眼看就要火烧眉毛了，哪还来得及慢慢说。快，救人要紧。

救人？张有祥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怎么救？

赵大头：事不宜迟，你赶快扶着这位妹子到前边的山洞里藏起来，剩下的事由我来。

听赵大头这么说，张有祥也不敢怠慢，他忙拉起女人到不远处的山洞里躲了起来。

这时，几个人迎面跑了过来。为首的一个人手提着一把刀，冲着赵大头直嚷嚷：嗨，赶脚的，看见一个女人打这儿跑过去没有？

赵大头回答的倒也爽快：看见了。

提刀人：她哪去了？

赵大头指着前面的山洞说：好像躲在那个山洞里去了。

哪个山洞？提刀人穷追不舍：还不快领我们去找？

赵大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架势来：要去你们去，我可不去。

你不去？为啥？提刀人问。

赵大头：不想去，也不敢去。

提刀人：不敢去，为啥不敢去？

赵大头：我们赶牲灵的，来来往往常打这里过，谁不知道这是一条鬼哭洞。

提刀人：鬼哭洞？鬼哭洞有啥好怕的？

赵大头：老乡，这你就不晓得了。这条洞呀，又黑又深，一到晚上，阴风一吹，就听见呜呜呜的怪叫声，听起来活活地像鬼在哭。这可是一条死亡洞，大男人进去了都出不来，不要说是一个女人了。

提刀人：赶脚的，少在这儿给我打马虎眼，是不是你把那个女人给藏起来了，又编这么些胡话来吓唬我们。我可不吃你这一套。

我不是吓唬你。赵大头加重语气说：我说的都是真的。当年，这里闹回乱，杀了好多人，全都扔到了这条鬼哭洞里。你要是不信，到周围打听打听，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提刀人：你这个人怎那么多废话，我没事干管那么多闲事干吗？叫你领路，你就领路，再耽搁一会儿，那婆娘早跑了。

赵大头：这荒山野岭的，一个女人家，她能跑到哪去。跑来跑去，不是饿死，就是叫狼吃了。

提刀人：不管怎么说，你领我们去看看再说。

赵大头无奈，只好领着几个人向山洞那边走去。

到了洞口，提刀人让几个喽啰到洞里去找人，可几个小喽啰谁也不敢进去。最后，提刀人用凶狠的眼光看着赵大头说：你，你进去看看。

赵大头：好汉，你就饶了我吧，我可不敢进去。

提刀人：叫你进去，你就进去，啰啰嗦嗦的像个娘们儿。

赵大头装作很为难的样子，磨磨蹭蹭地走进山洞。山洞里黑咕隆咚的，赵大头越往里走越害怕。一不小心，他的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把赵大头摔了个嘴啃泥。赵大头吓得哇哇直叫，站起来转身就要往外走，

可他的衣服好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了一样，却怎么也走不动。

赵大头：鬼鬼鬼……

旁边的黑影说话了：大头，甬叫，是我。

赵大头这才定下神来：是你，有祥？

张有祥：你怎把那些人领到这儿来了？

赵大头：不是我领来的，是他们逼我来的。

张有祥：那我们怎么办？

赵大头：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看来只有把人交出去了。

那女人一听说要把她交出去，扑通一声跪倒在赵大头的面前：大哥，求你了，千万别把我交出去，我就是死也不跟那些人走。

赵大头：他们是些什么人，就把你怕成这样？

女人：他们是些土匪。

赵大头：土匪？你怎跟土匪在一起？

女人：我是被他们抢到山上去的。

大头。张有祥也替女人说情道：说什么也不能把人交出去，那些土匪可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女人：大哥，求求你了，救救我吧。

赵大头：那帮土匪就在洞口，我出去怎给他们交待？

张有祥：你就说里边没人。

赵大头：你说的倒轻巧，里边没人，那人到哪去了？

张有祥：你就说人叫鬼吃了。

赵大头想了想：唉，实在没有办法，也只能这样了。有祥，你会不会装鬼叫？

张有祥：装鬼叫，怎么个装法？

赵大头：你怎这么个榆木脑袋呢，连鬼叫也不会装？

张有祥：我又没见过鬼，我怎知道鬼是怎么个叫法。

赵大头：没见过鬼，没见过鬼我让你见见。

他在不远处拾起一具骷髅，在张有祥的面前晃了晃说：这就是鬼，你想它有多疼人就有多疼人。

张有祥：好吧，那我就试试看。

赵大头：那好，我就出去了，看能不能把这几个土匪吓唬走。

然后，他拿着那具头骷髅走出洞口。

提刀人见赵大头出来了，忙赶上去问：找到人了吗？

赵大头：人没有找到，找到了这个。

说着，拿起骷髅有意在几个人面前晃了晃。

几个小喽啰看见了骷髅，一个个吓得连连后退。

恰在这时，山洞里传来了几声阴森森的“鬼”叫声。

提刀人也有几分害怕，见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兄弟们，我们上了这小子的当了，那女人一定朝前面跑了，还不快追！

说完，几个人撒腿向山坡下仓皇逃走了。

过了一会儿，赵大头估摸着几个人应该跑远了，才向洞里的张有祥喊道：好了，有祥，出来吧。

张有祥这才扶着女人慢慢地从山洞里走了出来。

2、走出山洞，又翻过一个山岭，就来到了一家骡马店。夜临了，灯着了，淋得像落汤鸡一样的赵大头一进店门就如回到家一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哎呀，这鬼天气，总算回来了。

店家见来了客人，忙招呼着几个人安顿了下来。赵大头换了一身干衣服，又把牲口都拉到了圈里，添了草，上了料，然后又招呼张有祥和那女人去吃饭。女人说她身子有点不舒服，先歇息了。赵大头就吆喝着张有祥和他一起去吃饭，赵大头一边吃着饭，一边笑嘻嘻地看着张有祥。

张有祥被赵大头看得心里怪痒痒的，就问：大头，你笑什么，又在我身上打啥歪主意了？

赵大头：有祥，我问你，你想不想要老婆？

张有祥：怎了，又想拿我开心？

赵大头：不是的，这次我是认真的。

张有祥：怎不想，做梦都在娶媳妇。可是，像咱这样的穷脚户，谁跟咱？

赵大头：那也说不定，你说牛郎穷不穷，天上不是照样掉下来了个织女愿意给她当老婆嘛。

张有祥：那是传说，咱哪有人家牛郎那桃花运？

赵大头：我看呀，今天，你的桃花运也来了，就看你会不会来事。

张有祥：桃花运？我哪来的桃花运？

赵大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张有祥：近在眼前？在哪里？

赵大头：谷草不就是天上给你掉下来的织女吗？

张有祥：谷草？谷草是谁？

赵大头：有祥，我看你是让桃花运烧昏头脑了吧，连谷草是谁也不知道了？

张有祥：你是说咱今天救下的那个女人？

赵大头：不是她，还能有谁？

张有祥听了连连摇头：使不得，使不得，这弄成啥事了。

赵大头：怎使不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识。我看呢，你和谷草今天能遇在一起，那可是天作之合啊。

张有祥：人家说不定早成家了，我在这儿瞎掺和个啥。

赵大头：成家是成了家，但我也问过了，她说她男人几年前让土匪给杀了。

张有祥：让土匪给杀了？

赵大头：可不是嘛，土匪杀了她男人，才把她抢上了山。

张有祥：这个女人也够可怜的，那她的父母呢？

赵大头：父母倒是还活着，可活着又能怎？一个女人让土匪抢到山上糟蹋了几年，哪家的父母还愿意认这样的女儿？再说，她要是想回她父母那儿，她早就让咱送回去了，为啥还要跟咱到这儿来，她就不怕咱把她给拐卖了？

张有祥：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咱这样做有点不地道。

赵大头：啥地道不地道的，你一个孤男，她一个寡女，凑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热热火火的家吗？有祥，你就说一句痛快话，到底愿不愿意要谷草？

张有祥：我倒是没啥意见，就是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

赵大头：她是怎么想的，咱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张有祥：试一试，怎么个试法？

赵大头把嘴凑到了张有祥的耳边，嘀咕了一会儿，张有祥听了连连摇头说：这样做是不是太冒失了？

赵大头：有啥冒失的。一个女人家受了这一场惊吓，说不定正想要一个男人去体贴体贴呢。

张有祥：大头，你怎尽出这么些馊主意。

赵大头拍了拍张有祥的肩膀：傻兄弟，你知道个啥。这就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主意不馊，好事不来。

3、那天夜里，谷草正在骡马店里睡觉，猛然间听见好像门外有响动声，她警觉地坐了起来，顺手拿起压在枕头底的一把剪刀，紧紧地握在手中。

有人在撬门，谷草很快就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

很快，门果然被撬开了，一个黑影窜了进来，窸窸窣窣地向炕边摸了过来。可还没等他靠近谷草，就被谷草一把抓住，一只手握着剪刀就刺了过来。来人吓得直哆嗦，忙跪下连声求饶说：谷草妹子，是我，别……别……

谷草愤怒地质问道：你是谁？

来人：我是，张、张有祥。

谷草：张有祥？哪个张有祥？

张有祥：就是下午领你到山洞里的那个脚户。

原来是你，谷草逐渐放松了警惕，黑天半夜的，你来干什么？

张有祥有苦难言：我，我，唉……

谷草：唉什么，想占我便宜是不是？

张有祥：不，不是……

谷草：不是？那你黑天半夜鬼鬼祟祟地摸到一个女人的房子里干啥？我本来看你还是个老实人，没想到你竟然干出这种下流的事来？

张有祥：唉，都怨我一时糊涂，听了赵大头的鬼话。

谷草：赵大头？是他让你来的？

张有祥：不是他，还能有谁？

谷草：哼，看来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好人，你们以为你们救了我，就可以随便占我的便宜了？

张有祥：不是，不是，真的不是。